

《长江集》版本源流考述

齐文榜

贾岛字浪仙，范阳（今北京附近）人。初为浮屠，名无本，后返俗屡试进士不第，唐文宗开成二年授遂州长江（故治在今四川蓬溪县西）主簿，迁普州（故治即今四川安岳县治）司仓参军，武宗会昌三年转普州司户参军，未及受命而卒。贾岛是中唐著名诗人，一生唯有诗歌传世。其诗的结集及宋以后刊刻流传的情形，今人万曼先生的《唐集叙录》^①曾首次予以梳理论列，功莫大焉。然千虑一失，或所难免。如所示《长江集》宋刻有三种，而更为重要的北宋蜀刻本却漏掉了；又《长江集》宋以后刊刻和传抄的本子颇多，其彼此间复杂的源流承传、系统辨别问题万先生亦语焉未详。这是容易谅解的。限于条件，许多版本和资料万先生未及经眼。曩时，笔者参加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八五重点项目《全唐五代诗》重编的工作，有幸接触大量珍贵的岛集版本和书目题跋材料。今《长江集》重编完稿，因便对岛诗的纂集及版本源流问题做一番清理考述工作。方闻君子，尚其正之。

唐代贾岛诗的结集与流传

岛贬长江主簿前曾亲手整理过自己的诗作，《题青龙寺》诗云：“碣石山人一轴诗，终南山北数人知。”^②岛范阳人^③，地近辽西碣石

山（见《水经注·濡水》），故自称碣石山人。胡应麟《少室山房笔丛·经籍会通一》曰：“凡书，唐以前皆为卷轴，盖今所谓一卷，即古之一轴。”^④可见岛所谓“一轴诗”即其自我整理结集的诗卷。岛仙世后，无可《吊从兄岛》诗云：“蜀集重编否，巴仪薄葬新。……青门临旧卷，欲见永无因。”^⑤无可为岛从弟，两人常以诗歌相酬答。这里所谓“旧卷”显系相对“蜀集”而言。岛贬蜀后是否“重编”自己的作品，限于蜀道难行消息阻隔，当时无可无从得知，然所谓“旧卷”指岛入蜀前亲手结纂的诗集，则是毫无问题的。^⑥

就笔者所知，贬蜀后岛没再纂集自己的作品，更未及对毕生诗歌加以系统地整理结集。辞世前岛嘱苏绛撰写墓铭，绛在《贾司仓墓志铭》中亦云：“忝公知己，见命为志词。”但《墓铭》除谓岛“孤绝之句，记在人口”^⑦寥寥八字外，并未提及岛有文集。这足以说明入蜀后岛没有系统结集自己的作品，否则墓铭这类偏于歌功颂德的文字，是不会出现如此重大疏漏的。清人何焯亦云：“浪仙身没远外，又无子嗣，莫能收拾其遗文，虽孤绝之句流传人口，然散逸多矣。”^⑧至于所谓“一轴”“旧卷”，所收唯贬蜀前的作品，自然不好正式写进《墓铭》。

岛辞世后，据宋人龚鼎《贾浪仙祠堂记》云：“凡为编次其诗者二人，许彬者谓之《小集》，而天仙寺浮屠无可谓之《天仙集》。”^⑨无可与岛同时。许彬于岛为晚辈，《严州图经》卷二记其僖宗中和三年尚在婺州幕任职上，时岛下世已近四十年。《天仙集》唐宋史传和书志均未著录，《小集》三卷见于《崇文总目》六一、《新唐书·艺文四》，至明末清初钱谦益《绛云楼书目》仍有著录，今亦无传，故二集面貌不得而详。晚唐五代诗人李洞、贯休、齐己皆读过贾岛诗集，李洞有《题晰上人贾岛诗卷》，贯休有《读刘得仁贾岛集》二首，齐己《读贾岛集》云：“遗篇三百首，首首是遗冤。”^⑩晚唐五代世上流行的当即《天仙集》和《小集》这两种本子。

宋代《长江集》的编纂与刊刻

宋仁宗景祐年间成书的《崇文总目》六一及稍后的《新唐书·艺文四》，除著录《小集》三卷外，皆录有贾岛《长江集》十卷。《郡斋读书志》一八云：“贾岛《长江集》十卷……诗共三百七十九首。”^①这十卷本的《长江集》宋以前未见著录，且齐己明明谓“遗篇三百首”，而晁氏《书志》却云“诗共三百七十九首”，其间溢出七十九首，即便齐己所云为三百多首（约数），也不至相差如此之巨。这说明十卷本《长江集》已非唐时《天仙集》或《小集》之旧编，而是宋人对岛诗重新进行的一次整理结集，时间自在《崇文总目》成书以前。

龚鼎《贾浪仙祠堂记》云：“（岛）卒于会昌三年，凡为编次其诗者二人，许彬者谓之《小集》，天仙寺浮屠无可谓之《天仙集》。当时之人有可名者，岛（笔者按：当为无可）俱请之赞。”《天仙集》中的赞语今传某些十卷本《长江集》中仍可见到，如汲古阁刊《唐人八家诗》本《长江集》十卷，卷后即附有《题浪仙赞》二首，其一云：“唯可与岛，交情合道，吟水望月，不知其老。岛可兴清，句句诗精，流行此集，四时代成。”为岛集题赞，赞语却兼及无可，说明无可请人为《天仙集》题赞是可信的。今《天仙集》已佚，然其中赞语可于《长江集》中见之，尽管不一定是赞语的全部，却足以证明《长江集》确为宋人汇总当时所见的，包括《天仙集》在内的贾岛全部作品纂集而成，是贾岛诗的又一次结集。那么，宋人为何以《长江集》命名岛诗呢？高宗绍兴二年，王远为长江县贾岛祠堂诗碑写的《后序》如此解释道：“浪仙范阳人，数千里贬官佐邑于此，迁普州司仓参军以卒，犹目其平生诗曰《长江集》。盖仲卿之志在于桐乡，意其千秋百世之后，精爽灵

游常在乎明月之山，凡水之湄也。”^⑫说明宋人以《长江集》命名岛诗，原是根据岛之本意，可以见出岛对谪官长江的重视。然而王远的话说得很有分寸，谓岛“目其”平生诗曰《长江集》，说明《长江集》的编纂并非出自岛手，而是成于宋人。正因为《长江集》收诗较《天仙集》和《小集》为全，命名又出于岛之本意，故一问世便取《天仙集》和《小集》而代之，成为岛集通行的本子。

《长江集》编成后，宋代刊刻的本子可考者有四种：

（一）蜀刻本 北宋前期成都刻《长江集》十卷。清何焯跋明抄本《贾长江诗集》云：“蜀本出于后人掇拾，反杂以他人之作，如《才调集》中所载《早行》、《老将》诸篇，足为出格，顾在所遗，它可知矣。《寄远》一篇亦《才调集》所载者，胜荆公《百家选》，则就蜀本录之者耳。”^⑬何氏跋明抄本《贾长江诗集》而提及“蜀本”，所指自然是《长江集》之蜀本。《唐百家诗选》成书于神宗初王安石任三司判官时^⑭，何氏谓其中岛诗“就蜀本录之者耳”，则蜀本《长江集》当刊行于神宗以前。若是，成书于仁宗朝的《崇文总目》和《新唐书》著录的十卷本《长江集》，当即蜀本。晚唐五代时期社会动荡，蜀中相对安定，经济文化也较发达，刻书业很盛。入宋太祖敕令刊行的大型佛典开宝藏就是在成都上版的。此后蜀中刊刻了大量的文化典籍，据《直斋书录解題》一六记载，自北宋初叶至南宋中期仅唐人别集一项，蜀中刻印者就达六十种之多，这就是后人艳称的宋蜀本唐人集。而蜀中刻书，初以成都为中心，“南北宋之际，出版中心逐渐由成都向眉山地区转移”^⑮。蜀本《长江集》既刊行于《崇文总目》成书以前，那应是在成都雕版印行的。《长江集》的编纂自然也在此时，成书之后随即上版刊行。这是岛诗的最早刻本，是后世岛集刊刻和传抄的祖本。晁氏《书志》一八云：

贾岛《长江集》十卷。右唐贾岛浪仙也，诗共三百七十九首。《唐书》称岛范阳人……会昌初终普州司仓参军。今长

江祠堂中有石刻大中九年《墨制》也。大中，宣宗年号，与传不合。

尤袤《遂初堂书目·别集类》亦著录贾岛《长江集》，不言卷数。二书所录当为蜀本。钱谦益《绉云楼书目》下《宋刻唐诗》条著录有“贾岛《长江集》，四册”，亦当为蜀本，今无传。莫友芝《邵亭知见传本书目》一二云：“遵义杜蕴堂有宋刻本《长江集》十卷。”^⑩《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》邵章《续录》据莫氏之言，亦云贾岛《长江集》“遵义杜蕴堂有宋刻本十卷”，^⑪盖亦蜀本，今不知归于何处。

（二）遂宁本 宋遂宁府刻《贾长江集》十卷。宋之遂宁府即唐之遂州。遂宁府刊刻岛集，盖因唐时岛尝为州之属吏，又有诗名。《直斋书录解题》一九云：

《贾长江集》十卷，唐长江尉范阳贾岛浪仙撰。韩退之有送无本诗即其人也。后返初服，……本传所载如此。今遂宁刊本首载大中《墨制》……与传所称飞谤不同。^⑫

此本结衔误，岛未尝为长江尉。前引晁氏《书志》明明谓宣宗《墨制》原刻石长江祠堂中，不言入集。陈氏《书志》却云“遂宁刊本首载大中《墨制》”，这是缘何？考王远诗碑《后序》有云：“邑有祠堂，典型依然。前主簿北幽游君虞臣，好古工书，采它山之石为十五碑，尽书其三百七十九篇，未讫工而去。予倦游就养子舍。适县尹嘉祥卫君京督成其事，因以旧传《墨制》及苏绛所撰《墓志铭》、《唐书》本传与韩公送行诗并刻之。本末备俱，可为无穷之传。以后序见嘱……绍兴二年壬子。”^⑬原来此本首载《墨制》，乃仿照贾岛祠堂诗碑格式所为。诗碑立于绍兴初，此本刊行自在其后。《墨制》既入集，则并刻的《墓铭》、《新唐书》本传及王远《后序》等当悉数收入集内。今遂宁本已无传，但《墨制》、《墓铭》及王远《后序》等，可于现存一些十卷本《长江集》见之，即为明证（详下）。可见遂宁本乃祠堂诗碑的复制品。王远《后

序》云“尽书其三百七十九篇”，此数正与蜀本合，说明诗碑的兰本乃蜀本《长江集》。遂宁本仿照诗碑，追本溯源，亦来自蜀本《长江集》矣。^{②①}

又遂宁本不仅将《墨制》等载入集内，且卷五《送令狐绹相公》、卷六《谢令狐绹相公赐衣九事》、《寄令狐绹相公》二首等四诗题中，令狐姓下原无“绹”字，“遂宁本各增一绹字，以迁就大中九年之制”，此点《四库全书总目》已辨之甚详^{②②}。首载《墨制》、具銜舛误和随意增改诗题，乃遂宁本三个明显误点。笔者曾将遂宁本的翻刻本（下详）与它本对勘，发现遂宁本诗题增改者达十一首之多，限于篇幅不再列举。

（三）书棚本 南宋临安府棚北大街陈宅书籍铺刻《贾浪仙长江集》十卷。此本清季振宜《季沧苇藏书目·延令宋版书目》著录云：“《贾浪仙长江集》十卷，三本。”^{②③}孙星衍《孙氏祠堂书目》卷四于《长江集》十卷下注云：“一明毛晋刊本，一景校宋临安府陈宅书籍铺本。”^{②④}季氏书散出后何焯、黄丕烈皆见之。黄氏跋毛抄本《贾浪仙长江集》十卷（下详）云：

嘉庆戊辰秋，钱唐何梦华携（阮）云台中丞所藏宋刻《贾长江集》有抄补者，借校一过。其书为泰兴季振宜藏本，后归延令张氏三凤堂。毛氏所抄未必出此，故前之《墓铭》后之《传》皆阮本所无而毛独有。余又藏一旧抄本，何义门先生跋云：“后得张氏所藏书棚本再校，止改《登楼》落句一‘比’字耳。”今与阮本对勘正同。是即当时何氏所云张氏藏本也。此笔黄注宋本者都与阮本合。间有脱校，以朱笔注于下方。阮本宋刻存数附载于后。^{②⑤}

是季氏《书目》著录的宋本《贾浪仙长江集》十卷，确系书棚本。季氏书散出后，至黄氏借校时已是抄补过的残本。由黄氏所记宋刻存数看，目录存第七页，卷三至卷八尚完好，其余各卷皆不全。书名亦非其旧。今此本不知是否存世，然毛抄本今藏北京图书馆，

天头无名氏黄笔校记和地脚黄丕烈朱笔补校依旧灿然可观。由黄氏跋语知，毛抄本曾先后两次与书棚本对勘，尤其经过黄丕烈这位清代著名校勘学家亲手勘正，校记精确程度是可信的，我们称之为“黄校本”。由黄校本可间接窥见书棚本的面貌。此本前有目录，各卷首行题“贾浪仙长江集卷×”，五、六两卷上述四诗题中令狐姓下无“绡”字，其它诗题也未见增改痕迹。这说明书棚本不出于遂宁本而出于蜀刻本。由卷三至卷八可见此本时有缺字，不免美玉微瑕，然亦可见刊刻者忠实底本的审慎态度。

（四）宋无名氏本 南宋后期无名氏刻《贾浪仙长江集》十卷。清康熙二年，毛晋之子毛扆校跋汲古阁刻《唐人八家诗》本《长江集》十卷云：“癸卯重阳前二日，从赵玄度先生所藏宋本勘一过。湖南省庵。”赵藏究为何种宋本，毛扆没有明言，我们称之为“宋无名氏本”。今此本亦不知下落，然毛扆校跋本今藏北京图书馆，我们称曰“扆校本”。笔者曾将扆校本与毛抄本对勘，发现二者不仅“前之《墓铭》后之传”等附录完全相同，文字相差也微乎其微。这说明毛抄本也出于宋无名氏本。若此，由毛抄本和扆校本亦可间接窥见宋无名氏本的面貌。此本前有苏绛《唐故普州司仓参军贾公墓铭》、唐宣宗赐浪仙《墨制》、王远《墨制跋》。卷首题“贾浪仙长江集目录”，次行题款“范阳贾岛浪仙”。各卷首行题“贾浪仙长江集卷第×”，次行不再具款。卷后附宋新修《唐书》本传、韩愈《送无本师归范阳》诗、《题浪仙赞》二首、王远《后序》。五、六两卷上述四诗题中令狐姓下无“绡”字，其它诗题亦未增改之迹。此本唯卷十《颂德上贾常侍》“高节□书期独传”句缺一字，与书棚本时见缺字显然不同。可见上引黄氏跋云“毛氏所抄未必出此（书棚本）”的断语是正确的。毛抄本所据的宋无名氏本，与书棚本显系两种不同的刻本。

那么宋无名氏本所据为何本呢？何焯尝得一明抄本《贾长江诗集》上下卷，唯收近体诗二百首（下详）。何氏先以书棚本校

(见前引黄跋)，继又于康熙四十九年庚寅借宸校本重勘，而后跋云：“庚寅春借毛斧季从赵玄度所藏宋本对校者又校，凡改三字。焯又记。”^{②⑤}何氏先后以书棚本和宋无名氏本之对校本两校明抄本，有改字，说明宋无名氏本和书棚本并不相同，“凡改三字”，则表明二本文字相差甚微。又黄丕烈跋明奉新本《贾浪仙长江集》七卷（下详）亦云：“宋刻本藏扬州阮氏，其毛抄景宋藏余家。余曾借宋刻校景宋，所差毫厘矣。此外又有旧抄，为义门学士手校，无古诗，序次亦多不同。何以张氏书棚本校。张氏本即阮本也，余因借校知之。”^{②⑥}黄氏谓书棚本与毛抄本“所差毫厘”，毛抄本出宋无名氏本，是宋无名氏本与书棚本文字确实相差甚微。可见宋无名氏本乃书棚本的翻刻本，卷中缺字当为翻刻时所补。

明代《长江集》的刊刻和传抄

明代翻刻和传抄的《长江集》主要有以下几种：

（一）奉新本 明江西奉新县刊《贾浪仙长江集》七卷分体本。此本无目录序跋及前后附录等。卷端题：“贾浪仙长江集卷之一”，次行结衔“唐长江尉贾岛著”。正文统低一格。上述四诗题目中令狐姓下有“绉”字，卷末有“奉新县刊”四字。“长江尉”的错误结衔，四诗题中令狐姓下有“绉”字，合其它诗题增改者达十余首，足证此本乃翻刻遂宁本者。《四库简明目录标注》邵章《续录》判为“明初刻本”。《百川书志·集部·唐集类》有著录。《书志》成于嘉靖十九年（见高儒《书志序》），傅增湘盖据此判为“嘉靖刻本”^{②⑦}。此本乃岛集现存的最早刻本。丁丙《善本书室藏书志》二五云：

此书七卷，尾有奉新县刊四字，乃江西本。卷一五古、卷二、三五律、卷四五排、卷五七排、卷六五绝、卷七七绝。^{②⑧}

笔者曾将此本与通行的十卷本比勘，发现此本各体诗的编次顺序，与十卷本各体诗先后顺序完全相同。这说明奉新本只是将遂宁本各诗分体依次录出，而后再依古近律绝分卷编排而成的。此亦明人编纂分体唐人别集的常法。由于编者不慎，将遂宁本卷二《投张太祝》、《携新文诣张籍韩愈途中成》、《重酬姚少府》三首古诗漏编了。就文字而言亦舛误满眼，故黄丕烈斥之为“讹误百出”^{②9}。然因此本所据为宋遂宁本，保存了不少宋本原貌，价值自不容忽视。清沈增植跋此本云：“《长江集》通行本十卷，此独七卷，自非唐本之旧。然以明仿宋本相校异同夥多，而此本与彼所注一作△字合者十得八九，则此为《长江集》别本，宋世故两刻并行也。”^{③0}沈氏从校勘角度指出此本价值，颇有见地。然谓奉新本与明仿宋本出自两种不同的宋本则并不正确。仿宋本亦源于遂宁本（详下），奉新本之所以与仿宋本“所注一作△字合者十得八九”，原因在于仿宋本晚出，得以奉新本为校本而致，并非由于所出不同。

（二）仿宋本 明仿宋刻《唐贾浪仙长江集》十卷。四部丛刊初编收有影印本，因使此本得以广泛流传。此本前有目录，无序跋及附录等。各卷首行题“唐贾浪仙长江集卷×”，次行结衔“普州司仓参军范阳贾岛浪仙”（八、九两卷结衔有误，下详），每半页十行行二十字。五、六两卷上述四诗题中令狐姓下有“绡”字，合它处诗题增改者凡十余首。就文字而言多近于奉新本，说明此本亦遂宁本的翻刻本。然此本颇草率，目录卷一《寄远》一首，正文题讹作《寄迹》，目录卷三《就可公宿》，正文题讹作《就可松宿》。可公乃贾岛从弟无可。目录卷四《题山井寺》，正文题讹作《题山寺屏》，奉新本作《题山寺井》，按之内容《题山寺井》是，此本目录与正文两误。目录卷七《重与彭兵曹》，正文题讹作《重与曹彭兵曹》，衍前一“曹”字。诸如此类致误者，据笔者统计多达四十三处。更有甚者，八、九两卷结衔将“司仓参军”讹作“司马参军”，卷七《送韦琼校书》一首，将诗并入前一首《寄毗

陵彻公》题下作“又”一首，而把题目移于该卷之末，下注“缺（诗）”，可见草率之至。然因此本所据亦遂宁本，也有其不可替代的价值。

又《中唐十二家诗集》本《唐贾浪仙长江集》十卷，明嘉靖二十九年毗陵蒋孝刻，前有薛应旗序、蒋孝自序。蒋序后有“卧龙桥东三径主人”牌记一个，次行下方署刻工姓名里贯：“毗陵陈奎刻。”而《广十二家唐诗》本《唐贾浪仙长江集》十卷，明长洲陆汴刻，前有陆氏自序，上海图书馆藏本封面题签误为《中唐十二家诗》，当为后人所补写。广十二家为初唐一、盛唐二、中唐八、晚唐一。细检此二种岛集，书名、行款、分卷、篇目、序次，八和九两卷结衔误作“司马参军”，甚至连书体也皆与仿宋本同，当系用仿宋本版片重印者。傅增湘《藏园群书经眼录·集部六》云：“《中唐十二家集》七十七卷，明蒋孝辑，明嘉靖二十九年毗陵蒋孝刊本，十二行二十字。”傅氏谓《中唐十二家诗集》七十七卷皆半页十二行行二十字，显然有误，岛集便只半页十行行二十字。可见此十二家集版片并非蒋氏假陈奎一人所镌，而是拼凑起来的。陆汴《广十二家唐诗》亦然。不过就岛集的情形看，二家编辑时文字也作了校勘，蒋氏改动很小，陆氏挖改虽多一些，但未及改正者仍然不少，上举仿宋本《寄迹》等五首的明显讹误，蒋氏均未改正，陆氏只纠正了《题山寺井》一首讹误，可见亦属草草。

又上海图书馆藏一《唐贾浪仙长江集》十卷本，书内藏签上标有“明正德嘉靖间刊本”字样。复旦大学图书馆亦有一藏本，封面题“贾长江集十卷”，卷端题“唐贾浪仙长江集卷第一”。细审二书行款、分卷、篇目、序次、文字、八和九两卷结衔讹作“司马参军”，甚至书体也与仿宋本同，当是用仿宋本版片印刷的单行本。

（三）朱本 明万历壬子朱之蕃校刻的《广唐十二家诗》本《唐贾浪仙长江集》一卷。此本无目录序跋及附录等。与仿宋本相

较，仅删去卷七《送韦琼校书》一题（诗缺），序次除《送姚杭州》与《送僧》二首前后互倒，《落第东归逢僧伯阳》一首漏编排于卷末外，余则悉同仿宋本。从文字方面看，此本更接近陆汴本，然改正了陆本一些未及改正的讹误，如《重与曹彭兵曹》，陆本衍前一“曹”字，朱本删去，良是。但此本也沿袭了陆本不少讹误，如陆本《寄迹》、《就可松宿》二诗，此本仍沿袭讹误未予改正，足证此本所据乃陆汴本，属宋遂宁本系统。

（四）八家诗本 明毛晋汲古阁刻《唐人八家诗》本《长江集》十卷。此本前有苏绛《墓铭》、宣宗《墨制》等，卷后附《新唐节》本传、王远《后序》等。从分卷、篇目、序次及前后附录看，此本与宋无名氏本同，文字也与之相近，当为宋无名氏本的翻刻本，但又参校过遂宁本系的本子，因而五、六两卷上述四诗题中令狐姓下有“绡”字，合它处诗题增改者计达十余首。毛晋刻书多据善本且勤于校勘，功绩自不可没，然随意妄改。木讷逸人校跋此本云：“得贾浪仙诗集善本，因取校阅，胜于毛氏此刻良多。……毛氏此刻稍称近古，而谬以己意妄改颇为不少，其间一字一句几于不通，其误读书家何可胜道。”^⑩平心而论毛氏刻书“妄改”者时或有据，如上述所改十余首诗题即有遂宁系本子为据。然而谬以己意妄改者亦有，此举一例，以见一般。如卷七《送崔峒游潇湘》“陟岷汉滩喧”句，“岷”指今湖北襄樊东南岷山，古来即为登眺胜地，“汉”指汉水。《元和郡县图志》二一山南道二襄州襄阳县：“岷山，在县东南九里。山东临汉水。”^⑪正因岷山东临汉水，故岛有“陟岷汉滩喧”句。笔者所见明清其它刊本、抄本皆作“陟岷”，唯毛氏谬以己意改“岷”作“险”，真有“一字一句几于不通”之嫌。

又汲古阁刻《四唐人集》本《长江集》十卷。此本正文后有补遗诗《黄鹄下太液池》等九首。补遗后为《新唐书》本传、宣宗《墨制》、王远《后序》等附录。细审此本文字与八家诗本基本

相同。

(五) 毛抄本 明毛晋父子藏安愚道人手抄《贾浪仙长江集》十卷。此本卷端题“贾浪仙长江集卷第一”，下方署“安愚道人手抄”双行六小字，钤有“东吴毛氏图书”朱文方印一枚。白纸无格，书体隶法间有楷韵，清秀整雅。前已述及黄丕烈称此本为“毛抄景宋”，乃宋无名氏本之景抄本。丁丙《善本书室藏书志》二五云：“贾集宋刻每页二十行行十八字，藏扬州阮氏，汲古影宋本则藏士礼居，盖即书棚本也。”汲古影宋本即毛抄本，丁氏谓其“即书棚本”，未免有些疏谬。

(六) 张抄本 明张敏卿抄《贾浪仙长江集》十卷，北京图书馆藏。此本首末钤有冯班、钱求赤、何焯等鉴藏印二十七枚。前有苏绛《墓铭》、宣宗《墨制》等，后有《新唐书》本传、王远《后序》等附录。细检此本书名、分卷、篇目、序次，前后附录等均与宋无名氏本同，文字除个别地方讹误外，与毛抄本同。可见此本亦宋无名氏本的精抄本。正文后附录前有冯班跋语，跋尾钤“冯班定远”朱文方印一枚。附录后陶世济题款云：“崇祯乙亥岁五月观。”下方钤“世济”朱文方印一枚。知此本乃崇祯八年前抄本。卷末何焯跋云：“此册真钝吟老人所点，流转入郡中一人手。沈生颖谷知余慕，从老人议论，用白金二十铢购以见赠。”跋后有何氏朱文方印二枚。由何焯知，正文旁朱笔圈点满眼且时有评点数语书于书眉者，乃冯班所为，世人宝爱，宜矣。

(七) 明抄本 明无名氏抄《贾长江诗集》上下卷，北京图书馆藏（前已述及）。馆藏目录卡片和此本胶片均题作一卷，误。此本扉页与卷之首末钤有钱曾、何焯、黄丕烈等人鉴藏印二十四枚。卷端题“贾长江诗集”，次行结衔“长江主簿贾岛浪仙”。卷末有何焯跋语二条，其二云：“此抄缺处皆与宋本同。后又得张氏所藏书棚本再校，止改《登楼》落句一‘比’字耳。焯又记。”此本唯收五、七言律绝整二百首，盖专为学习近体诗之用，扉页墨笔记

有五、七言律诗作法三条可证。与通行的十卷本相较，此本前四首依此出于十卷本之三、四卷，第七首以下百九十四首，与十卷本卷六第六首以下各诗次序全同（二首除外）。此本缺字如何焯所言“皆与宋（书棚）本同”，足证此本乃宋书棚本之选抄本，赖何氏两以善本勘正，遂成珍品。

清代《长江集》的刊刻和传抄

清代翻刻和传抄的《长江集》主要有以下几种：

（一）席本 康熙四十一年洞庭席氏琴川书屋刻《唐诗百名家全集》本《贾浪仙长江集》十卷。此本不唯分卷、篇目、序次及附录等悉同八家诗本，文字也与八家诗本基本相同，以至沿袭了其本不少讹误。如上举“陟岵汉滩喧”句，八家诗本妄改“岵”作“险”，此本沿袭讹误亦作“险”。又卷二《对菊》云：“九日不出门，十日见黄菊。”乃咏菊诗。然八家诗本题目讹作《对雨》，此本便也作《对雨》，而它本皆作《对菊》，足证此本乃八家诗本的翻刻本。但文字方面此本也作了校勘，随行夹注校文，改正了八家诗本一些讹误，态度是审慎的。正文后附有补遗诗《黄鹄下太液池》等九首，当录自汲古阁刊《四唐人集》本《长江集》。

（二）《全唐诗》本 康熙敕修《全唐诗》所收《贾岛诗》四卷。《全唐诗》是在明胡震亨《唐音统签》和清季振宜《全唐诗》稿本（以下简称季稿）二书的基础上修订而成的。康熙御制《全唐诗序》云：“朕此发内府所有《全唐诗》，命诸词臣合《唐音统签》诸编参互校勘，搜补缺遗，略去初盛中晚之名，一依时代分置次第。”^{②③}季稿中之贾岛集是将上述朱本原刻入编，删去《赠庄上人》一首，末附《代旧将》等遗诗十六首，共收诗三百九十五题、三百九十七首，文字方面也作了校勘。季氏所藏宋本中有书棚本《贾浪仙长江集》十卷，季氏以之为校本，并用《才调集》、《文苑

英华》、《唐文粹》等诸集参校，故文字视前各本为精。《全唐诗》中的贾岛诗，便是将季稿中的岛集，连同季氏删去的《赠庄上人》一首悉数收入。编次方面将朱氏附于卷末的《落第东归逢僧伯阳》一首，依十卷本原编次归于《赠庄上人》一首后，把联句诗《天津桥南山中各题一句》抽出，另编入第七八九联句卷内。又据《才调集》、《临汉隐居诗话》、《唐诗纪事》、《万首唐人绝句》、《吟窗杂录》、《事文类聚》、《升庵诗话》等诸书新补遗诗七首，残句四，次于末后。计共收诗四百二题、四百四首，残句四，分编四卷，成为一时收诗最多的本子。文字方面也较季稿更精，如《就可公宿》，“可公”朱本仍误作“可松”，季稿同，《全唐诗》改作“可公”，良是。卷五《送郑长史之岭南》“骚人正则祠”句，朱本沿袭陆本讹作“正侧”，季稿同。“正则”出《离骚》“名余曰正则兮字余曰灵均”句，乃屈原自述之大名，作“正侧”误。《全唐诗》改作“正则”，极是，等等。《全唐诗·凡例》云：“诗集有善本可校者，详加校定。”此本随行夹注校文，表明当时确曾以诸善本校勘过，颇富参考价值。

又南京图书馆藏一《贾长江集》四卷本，篇目、分卷、序次、文字悉同《全唐诗》本《贾岛诗》四卷，当为《全唐诗》本的翻刻本无疑。

（三）四库本 乾隆敕修《四库全书》所收《长江集》十卷。《四库全书总目·长江集提要》谓此本录自“浙江汪启淑家藏本”，但未明言究属何种版本。今检此本，无目录序跋及前后附录，五、六两卷四诗题中令狐姓下有“绡”字，文字多同于明仿宋本、蒋孝本，而更近于陆汴本，且并其讹误也原样照录，如卷六《送殷侍御赴同州》，仿宋本、蒋本、陆本皆讹“赴”字作“起”，同卷《寄令狐绡相公》有“老免把犁锄”句，仿宋本、蒋本、陆本“免”字皆形讹作“色”。二处讹误此本均依样照录。而《题山寺井》一首，仿宋本、蒋本正文题目皆误作《题山寺屏》，陆本不误，

此本便也不误。可见汪启淑家藏本为陆汴刻《广十二家唐诗》本《唐贾浪仙长江集》十卷无疑。当然四库馆臣入录前文字方面也作过校勘，如陆本《寄迹》、《就可松宿》、《重与曹彭兵曹》三首题中讹误，此本均予改正；《送韦琼校书》一首，仿宋本、蒋本、陆本皆误将诗移于《寄毗陵彻公》题下作“又”一首，而将诗题附于该卷之末，馆臣参校它本亦予改正，极是。

（四）清无名氏本 无名氏翻刻席氏《唐诗百名家全集》本《唐贾浪仙长江集》十卷。此本书名、分卷、篇目、序次、前后附录等均同席本，文字也与席本同，并其讹误也照样沿袭。如卷二《咏韩氏二子》“白鸟舞虚碧”句，“舞”字席本形讹作“無”，此本亦沿袭误作“無”。同卷《送别》一首落句“会有知音知”，“音”字席本形讹作“昔”，此本便亦误作“昔”，而八家诗本二字皆不误，足证此本乃席本之翻刻本。

（五）卢抄本 清卢文弨抄明张抄本。此本前有卢氏乾隆四十一年小除夕序，后有卢氏跋云：“始余得《贾长江集》，乃冯定远本（笔者按：即明张抄本），录之篋中。”跋后钤“卢文弨记”等朱文方印三枚。跋语表明此本乃明张抄本的临写本。楷法精美，一笔不苟。正文后有补遗诗六首。此本从卢家散出后曾归桐城萧穆，卷末有“萧穆印记”、“桐城萧氏敬孚藏书”等朱文印章二枚。后归近人傅增湘，《藏园群书经眼录》一二有著录。民国时归国立北平图书馆，首末钤有馆藏印记。解放前流往台湾。今北京、南京图书馆藏有此本胶片，王重民《中国善本书提要·贾浪仙长江集十卷》，即据北京图书馆藏胶片著录。

（六）畿辅本 光绪五年定州王灏谦德堂刊《畿辅丛书》本《长江集》十卷附集一卷。此本书名、分卷、篇目、序次等悉同八家诗本，文字也与八家诗本相差甚微。如卷六《夜集田卿宅》“曩年曾宿此”句，“宿”字此本作“病”，与八家诗本不同。卷三《寄白阁默公》、卷九《寄韩潮州愈》，二首各有校记一处与八家诗

本不同。删去了八家诗本五、六两卷四诗题中令狐姓下之“绡”字（盖据《四库提要》），改正了八家诗本部分明显讹误（如将《对雨》改作《对菊》等），其余文字与八家诗本同，甚至也沿袭了其不少讹误处。如上举《送崔峒游潇湘》“陟岵”讹作“陟险”等。毛晋参校遂宁本系本增改的十余首诗题也未予改正，如卷八《寄柳舍人宗元》一首即其一例。柳舍人乃柳公权，柳宗元未尝为是官。对此，李嘉言《贾岛年谱》已有考证。^②而书棚本系诸本此题柳下俱无“宗元”二字。可见此本乃八家诗本一相当忠实的翻刻本。卷末附集，将贾岛遗诗综为一卷，乃此本一特点。

另有清抄本，为无名氏抄《贾浪仙长江集》七卷分体本，今藏北京图书馆。此本显系出于明奉新本，不再论列。

此外，还有江户本 日本江户时代中御门正德五年乙未（1715，清康熙五十四年乙未）刻《贾浪仙长江集》十卷，三册。书藏南京图书馆。此本卷前为“贾岛叙事”，下钤“八千卷楼藏书记”等四印，知曾为丁丙收藏。卷首题“贾浪仙长江集目录”，次行署“范阳贾岛浪仙”。各卷首行题“贾浪仙长江集卷×”，次行不再具款。半页九行行二十字，旁注日文片甲名。卷末记刻时“正德乙未岁孟春穀旦”，并有“书林茨木多左卫门寿梓”牌记一个。此本书名、分卷、篇目、序次、具款均与书棚本同，文字与书棚本亦相差甚微，且时见缺字。卷四《哭胡遇》“吊后折寒花”句，黄校本校记云：“折，宋（书棚）本拆。”此本正作“拆”，而别本皆作“折”。可见此本乃宋书棚本的翻刻本。

综上考述，结论如下：

第一、宋人掇拾当时所见的所有岛诗重加结纂为蜀本《长江集》，虽有遗漏，如何焯所举《早行》、《老将》诸篇，或杂有他人之作，如卷四误收白居易《南斋》、项斯《早春寄题友人湖上新居二首》等诗^③。然蜀本收诗数量当时居首，岛诗的基本风貌赖此书得以保存。这一贡献，永不可没。

第二、现存岛诗皆源于蜀本，这是岛集版本的一大特点，且大致可分为遂宁本和书棚本两个系统。遂宁本系统诸本尽管有缺陷，但因仿宋本影印后入四部丛刊，陆汴本录入《四库全书》，朱本编入《全唐诗》，因而流传颇广。书棚本虽有缺字，但文字讹误较少，较多地保存了蜀本的面貌。此本曾流往海外，在日本有翻刻本；宋无名氏本被采入汲古阁本，再入编席本，影响也不小。

寻访《长江集》诸本过程中，得到北京图书馆、上海图书馆、南京图书馆及北京大学、复旦大学图书馆的热情帮助，在此一并致以谢忱。

注：

①中华书局 1980 年 11 月第 1 版。

②李嘉言《长江集新校》卷十，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3 年 11 月第 1 版。以下岛诗不指明出处者皆见此书。

③⑦唐苏绛《贾司仓墓志铭》，《全唐文》卷七六三，中华书局 1983 年 11 月第 1 版。

④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文渊阁《四库全书》本。

⑤《全唐诗》卷八一四，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6 年 10 月影印康熙扬州诗局本，下引其他唐人诗亦见此本。

⑥《全唐诗》卷三八五张籍《赠贾岛》诗云：“蹇驴放饱骑将出，秋卷装成寄与谁。”王说《唐语林》卷二曰：唐举子落第后“退而肄习，谓之过夏。执业以出，谓之秋卷”（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8 年 6 月新 1 版）。可见张籍所谓岛之“秋卷”，属于一般举子应试前干谒名人的“行卷”，内中多精选之作，与岛自谓“一轴诗”、无可所谓“旧卷”不同，后者当为岛自我结纂的诗集，收诗自当较“秋卷”完备。

⑧⑬⑮明抄本《贾长江诗集》何焯校评语，书藏北京图书馆。

⑨明曹学佺《蜀中名胜记》卷三〇，丛书集成初编本，中华书局 1985 年北京新 1 版。

⑩《全唐诗》卷七二三、八二九、八四三。

⑪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0 年 10 月第 1 版。下同。

⑫⑬见明张敏卿抄《贾浪仙长江集》十卷，北京图书馆藏。下同。

⑭《遁斋闲览》引王安石《唐百家诗选·序》，见《苕溪渔隐丛话》前集卷三六，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6月北京第1版。

⑮今人李致忠《张承吉文集·跋》，见上海古籍出版社《宋蜀刻本唐人集丛刊》之18。

⑯适园藏本，国学扶轮社刊。

⑰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7月新1版。

⑱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12月第1版。下同。

⑲其实，遂宁本亦蜀本也，此姑沿旧说。

⑳《四库全书总目·集部别集类三·长江集提要》，中华书局1965年第1版。

㉑民国三年刊本。

㉒丛书集成初编本，中华书局1985年北京新1版。

㉓毛抄本，北京图书馆藏，胶片收入馆编《唐四十七家诗》中。此本为安愚道人手抄，毛晋汲古阁曾收藏，故黄丕烈称为“毛氏所抄”或“毛抄景宋”（详下文）。此跋又见《黄丕烈书目题跋》，载《清人书目题跋丛刊》之六，中华书局1993年3月第1版。下同。

㉔㉕《黄丕烈书目题跋》。

㉖《藏园群书经眼录》卷一二，中华书局1983年9月第1版。下同。

㉗《清人书目题跋丛刊》之二，中华书局1993年3月第1版。

㉘沈氏所跋奉新本，藏上海图书馆，跋语又见《寐叟题跋》二集上。

㉙北京图书馆藏汲古阁刻《唐人八家诗》本《长江集》十卷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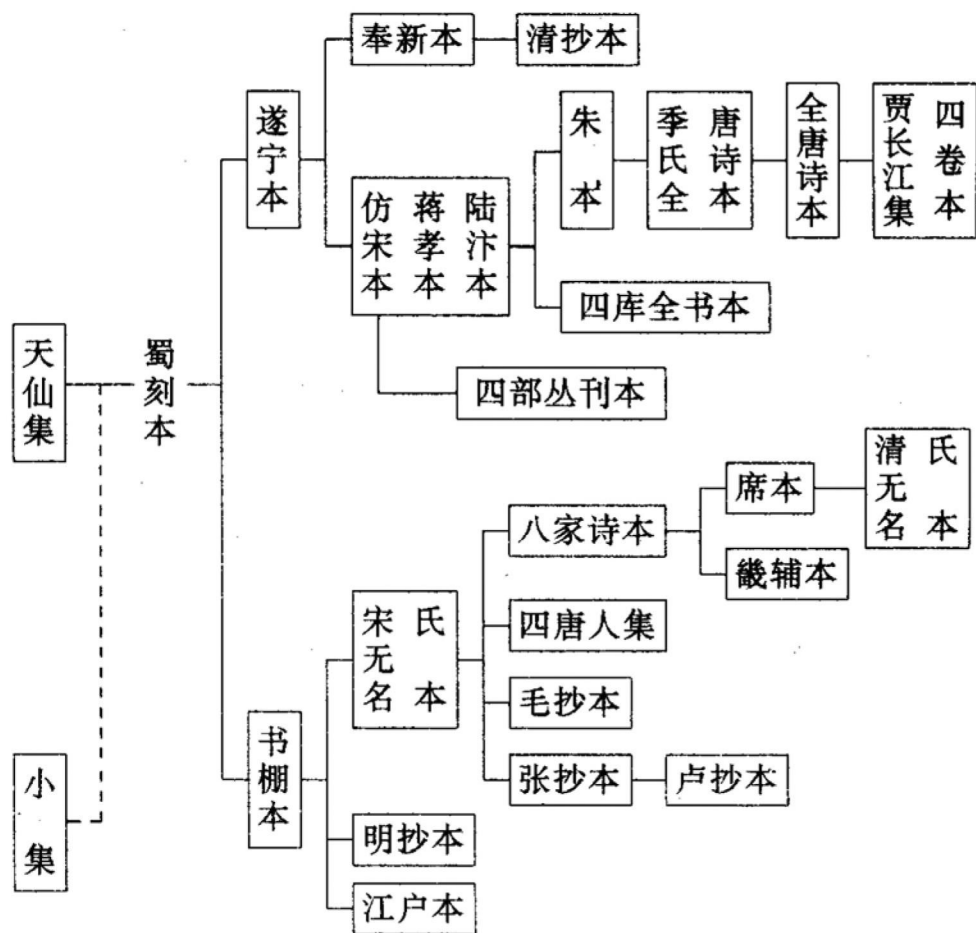
㉚中华书局1983年6月第1版。

㉛见《全唐诗》。

㉜见《长江集新校》附录《贾岛年谱》。

㉝见佟培基《全唐诗重出误收考》，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年8月第1版。书中对贾岛诗误收情况有专门考证，可参看。

附：《长江集》版本系统表



作者工作单位：河南大学文学院

(本文责任编辑：李 然)